

尤多拉·韦尔蒂短篇小说中的视觉书写

贾 婷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自古以来,西方艺术延续着悠久的以言及象的修辞传统,核心内容是以生动的语言,调动读者想象的空间再现事物和场景的图景,即语象叙事。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借鉴了摄影艺术手法,将造型艺术与文字艺术完美融合,在小说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文学意象中都运用了语象叙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尤多拉·韦尔蒂; 摄影手法; 视觉书写; 语象叙事

1 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关系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艺术一直延续着“诗如画”的传统,即:语言如绘画般生动反映外部现实世界,从而体现了语言艺术与以绘画、雕塑、摄影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说过一句名言:“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转引自王安79)无独有偶,中国诗画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写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即为语象叙事。古希腊时期,语象叙事是演讲术中一种重要的修辞技巧,强调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绘画、雕刻、器物上的战场图景,打动听众,以使听者如在场般身临其境,产生心灵的共鸣。近代以来,伴随着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不少学者如弗兰克、克里格、赫弗南、米切尔等纷纷对语象叙事进行界定。其中,赫弗南将语象叙事定义为“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Heffernan 299)。也就是说,文学再现中的视觉艺术不是真实静止的实物,而是作为再现的视觉艺术,更确切地说,是文字表述出来的视觉艺术效果。而这一定义的核心是“再现的再现”(王安81),这业已成为空间叙事研究学界的共识。语象叙事描述的图景、物品并不存在,而是作者用语言的艺术符号诱发读者的想象,打破了叙事的时间序列,以画面的空间形式呈现在读者的想象中,强化了文本的视觉属性。按照这一定义,文学不仅可以描述艺术作品,展示其视觉效果,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借鉴视觉艺术(如绘画、摄影、电影等)创作技法,实现文学的技巧创新。

2 作为“摄影大师”的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

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在群芳争妍的南方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生获奖众多,成就斐然。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绿帘》、《宽网和其他故事》,长篇小说《金苹果》、《乐观者的女儿》等。她曾两度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并于一九五五与一九七二年先后荣获威廉·迪·豪威尔斯小说奖与普利策小说奖。韦尔蒂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极有建树,她在绘画与摄影方面也很有成就。她共出版了五部摄影集,其中以密西西比故乡的特写集《一时一地》(one time, one place)与《摄影作品》(Photographs, 1989)最出名。韦尔蒂在摄影、绘画和小说上的艺术成就是相辅相成的。她曾在其自传《一个作家的渊源》中所言,“摄影教会了我在关键时刻摁下快门捕捉瞬间,这对我而言是最需要的。”(Welty 84)摄影技术塑造了韦尔蒂善于捕捉画面的能力,熟悉造型艺术语言的她具有极强的感官意识,赋予了她的小说鲜明的视觉元素。

3 尤多拉短篇小说中的视觉书写

《绿帘》是尤多拉·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奠定了作者的文学地位。在这本小说集中,尤多拉以特有的女性视角观察周围的世界,凭借女性细腻的笔触书写南方小镇平凡人物的日

常生活和情感。这部小说中,韦尔蒂充分应用了她的摄影技法,利用文字艺术烘托“可视化”的场景、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达到“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人类幻象的无声生命几乎相遇、融合。”(尤多拉243)而尤多拉借鉴摄影艺术的文学创作手法正是以言及象的创新手法,本文以《绿帘》中的部分短篇小说为例子,探讨尤多拉如何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摄影艺术手法以及所达到的叙事效果。

3.1 《爱心探望》中的语象叙事与反讽主题

反讽通常被视为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作家建立了一种展现了现实的幻象,只是为了通过披露作者作为艺术家是在创造与任意操纵笔下人物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从而打破这种幻象。”(M. H. 艾布拉姆斯, 哈珀姆 187)反讽的重要特征就是两极因素的相互对比,在不着痕迹中冷静地呈现故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反差性,从而既凸显作品的主题又形成蕴涵丰富的艺术张力。小说以《爱心探访》为标题,一开始就以一种意蕴相悖的反讽手法暗示了作品的主题。事实上,在该作品中,《爱心探访》的真实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对立的,整个故事的场景及故事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爱心”一词的“明显的歪曲”,而作品中的语象叙事无疑在烘托小说意境、凸显小说主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心探望》讲述了一个叫玛丽安的女孩为完成露营少女团规定的作业,对某养老院的两个老人进行任务性的爱心探访,并给养老院送花的经历。小说看起来平淡索味,其实小说刻意淡化了情节,以场景并置的手法展开叙事,小说故事的推进和主题的烘托依靠一幅幅镜头感十足的图像和画面来呈现。小说一开始,尤多拉的镜头眼就勾勒出事件发生的场景和人物特写:寒冷而晴朗的日子,一个穿着红外套,戴着尖顶白帽的女孩,直溜溜的头发从帽下松松散散地垂落,女孩子捧着盆栽植物来到小镇郊区的“老妇之家”。整副画面透着温暖色调,俨然一幅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摄影作品。然而,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向读者展示另一幅反差鲜明的以黑白冷色调为主色的画面——养老院前是一片“多刺的深色灌木丛”(尤多拉177),养老院的“转墙砖刷得煞白,像冰块似地反射着冬日的阳光”(Ibid)。镜头画面的色彩对比在读者的心理空间引起强烈反差,引发作者的想象空间:映衬着明媚阳光下的养老院显得异常萧瑟冷清,不免令人费解和突兀。第二个人物特写和场景描绘出现在玛丽安走进养老院两个老人的病房后:“地上铺着软软的、蓬松的油毡地毯”,让人感觉“像是走在波浪上”(178)。大厅里弥漫着年代久远的陈旧味道,老人住的地方充满局促狭小的空间感:塞满家具的房间。所有东西透着股湿气,光秃秃、湿漉漉的地板,椅背不牢固,摸上去软塌塌,湿漉漉的。光线暗淡,遮阳棚拉下来了,唯一的门也关着。同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摄影艺术有着属于自己的造型语言。

“摄影艺术的造型语言是以光线、影调、线条和色调等构成自己的造型语言”。(陈彦彤 56) 韦尔蒂深谙摄影艺术的语言,通过“选择和组织视觉元素,使一种无形的东西成为可见的”。(许亮,王莉莉 120) 因此,作者有意识选择融合了摄影艺术中物品的线条、光线、色彩、室内空间的布局呈现出物体和空间的轮廓、质感和空间感,渲染出福利院中老人居住房间阴暗、封闭、破败的背景基调。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转引自陈彦彤 56) “‘意味’可以称为‘韵味’,包含着创作者对周围世界的一种主观态度和评价,即为意境。”(56) 韦尔蒂借用摄影作品的意境表现手法创造出图像中景与情的高度契合,借着图像般的语言传达小说主题,使得读者成为一个摄影作品欣赏者,在观看作品之余触景生情,从心里唤起对老人孤独、凄凉的处境的同情。

而在人物刻画上,韦尔蒂同样成功地借鉴了摄影技巧,同时调动了感官意识,刻画老人像绵羊似地哀叫声、扭曲可怕的脸、抽搐的手,如人物肖像一般刻画出老人的动作、表情和语言的特征,展现出福利院老人幽闭、畸形、令人窒息的生活状态,渲染和烘托出作品中的反讽主题:福利院在慈善与爱心的伪善面纱下触目惊心的老人生存现实,揭示了工业化社会中人情疏离的生存处境。

3.2 《一则新闻》中的语象叙事与文学意象

意象是文艺评论中最常见而意义又最广泛的术语。意象是“文字组成的画面”,具体而言,是文学作品中通过直叙、暗示、或者明喻以及隐喻的喻矢,使得读者感受到物体或特性(M. H. 艾布拉姆斯,哈珀姆 169)。韦克勒所编《文学理论》中将意象、隐喻和象征联系成一个整体,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或再现不断重复,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韦勒克 200) 韦尔蒂的短篇小说中不乏出现生动的文学意象,而这些意象往往是作者施以象征的魔法,恰如其分地将小说人物的内心想象空间与外部空间建立连接,打破小说叙事时序,达到现实与幻境并置的艺术效果。而这些具有象征性的元素无不和作者呈现的高度视觉书写有关联。

小说《一则新闻》主要描述了一个叫鲁比·费希尔的女人看到了一则报纸新闻里和自己名字相同女人被枪杀的消息后,涌现出各种幻境般的心理活动,投射出自身镜像。而丈夫克莱德看到这则新闻后,却对妻子嘲弄和挖苦,两个人反差极大的反应表现出家庭中爱与情感的缺少和女性闭塞的生存空间。小说中,“雨”和“火”两个意象交错出现,成为贯穿整篇文章的脉络。作者对“雨”的不同状态的生动描述成为鲁比内心的起伏变化的观照。小说一开始,鲁比从外面淋了雨回来,摆动着湿漉漉的头发。“她哼唱着雨的小调,她惊奇的叫声,只不过是开场白,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戏,独处时她以此自娱自乐,她现在心满意足了”。(尤多拉 18) 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这时的雨平缓,正如鲁比轻松舒缓的心情一样。然而当鲁比看到一则新闻里被丈夫枪杀的女人和自己同名同姓时,她打了一个冷战,“室外滂沱大雨砸在屋顶上,电闪雷鸣中,雨帘垂落;屋内感觉已是震耳欲聋。”(19) 伴随着倾盆大雨,鲁比的身体变得消沉起来,幻想出自己就是死者,而自己被丈夫枪杀的命运。内心充满激烈挣扎,想象出自己死亡的形象。而在小说结尾,雨声渐小,“窗外一片黑暗,朦朦胧胧的。隆

隆暴雨声滚滚而去,犹如马车过桥,渐行渐远。”(25) 伴随着大雨的远去,好似鲁比激荡的内心恢复到之前空虚孤寂的状态,鲁比和丈夫经历了激烈的争吵后,内心渐渐平复,重新回到那个被丈夫漠视的,孤独的自我,家里恢复了死灰般的寂静。相比之“雨”的意象,小说中“火”的意象象征着鲁比对自己身份的发现和建构过程。文中提到“此时火苗暗了一下,突然间又旺了起来。”(19) 鲁比的内心激荡起来,她发现了“她身上有种东西从来就没有停歇过。”(18) 火光的挑旺预示了鲁比封闭、孤寂的内心被打开,自我意识的复苏。她在新闻里幻想到另外一个自我身份的可能。小说中提到“鲁比盯着火光久久发怔”,(Ibid) 火光类似于镜子的功能,鲁比想象着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垂死挣扎的样子,火光透视出女主人公的自我镜像,是她灰暗生活中的一丝惊喜和憧憬。然而,最终“克莱德-----把报纸放到快要熄灭的火苗上。报纸在那里飘浮了一会儿便化为烈焰。”(24) 丈夫看到新闻后,对鲁比一阵讥讽,燃烧的火焰也象征着鲁比的幻想和憧憬最终熄灭。整部小说中,“雨”的意象频频出现,贯穿小说始终,奠定了小说“灰蒙蒙”的主色调,而“火”的意象零星出现,给小说平添了一点亮光,是鲁比孤独生活里仅有的一丝幻想。两个意象明暗对比,互相照应,暗示了女主人公长久暗淡死寂般生命。正如摄影作品的寓意是摄影艺术美的高度凝结,韦尔蒂将“可视化”的文学意象作为媒介,让读者可以“看见”小说人物的内在情感和人物心灵变化,正是艺术美的浓缩。

3.3 《献给玛乔丽的花》中的语象叙事与空间并置

“韦尔蒂偏爱的一种故事创作手法是将现实与幻境共生相克式,-----这类故事里的外部世界和内心想象在现实与幻境的边界既水乳交融又互相排斥,这种神奇的组合强化了文本的力度----”。(李维屏,张群等 587) 语象叙事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可以打破小说的时空界限,让时间停滞,凝聚为有意义的一刻,尤其在对人物内心空间的描述中,以可视性的图像让读者窥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献给玛乔丽的花》叙述了一个在经济危机中失业已久的男子,不堪生活重负杀死妻子的故事。故事的高潮部分在于男人在看到自己青春活力的妻子的那一刻,心理强烈不满,积蓄了杀妻的冲动。韦尔蒂采用了外聚焦视角,以特写镜头刻画了丈夫眼中“看见”的妻子形象:

“玛乔丽坐在那临窗的小箱子上,一只滚圆的胳膊搭在窗台上,另一只手蜷着托住腮,柔顺的短发不时轻轻扬起,宛若缎带结戴在了手上。”(尤多拉 157) 丈夫霍华德从妻子日渐丰满的体型轮廓中看到了新生命的孕育。韦尔蒂精准描写了妻子的线条、轮廓、动作,融合了妻子外套上插着的艳丽明黄的三色堇,天蓝色外套这些色彩元素,在读者心理展现出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妻子图像。然而,妻子的美好画面却在霍华德心理带来极大的精神冲击:“三色堇在霍华德焦灼的眼神中开始失却花形,幻化为沙漠里地平线上一座平缓绵延的大山,花瓣的纹路变成了裂谷,纤细的花瓣边缘则是巨大而古老的休眠火山口,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Ibid)。

灿烂的三色堇在霍华德的视野下幻化为让人跌入死亡深渊的裂谷、时刻爆发毁灭能量的火山,这些具有死亡意味的图像与妻子极具生命力的图像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不仅激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让读者透过人物心理空间具象化,可感化窥见霍华德的双重自我。在他人看来,现实中的霍华德“谦恭平和”、“腼腆羞涩”,(155) 他走着路也垂着头看自己的脚尖,被邻居

问话,也含糊不清地回答,一看就是懦弱胆怯的性格。而当霍华德压抑已久的潜在自我被激发释放出来后,表现出自我、暴躁、绝望的一面,为后文霍华德谋杀妻子奠定了心理基调。可以说,小说从视觉书面层面,将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并置,虚实结合,展示出霍华德的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冲突与博弈,再现了工业化社会语境中小人物压抑、恐惧、失衡的内心现实,指向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个体存在危机问题。

4 结语

尤多拉·韦尔蒂拥有摄影师般的视角,高度的感官意识,将造型与文字两种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赋予她的文学创作丰富的视觉艺术元素,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艺术之美,同时也极大丰富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在她精心选择的一幕幕现实图景背后,隐藏着她要揭示的生活秘密,而这正是韦尔蒂的创作主旨。

参考文献:

[1] Heffernan, James A. W. "Ekphrasis and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22.2 (1991): 297-316.

[2] Welty, Eudora. *One Writer's Beginning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4.

[3] 陈彦彤. 摄影艺术的美学特征与表现形式. *大舞台*. 2015 (004): 55-56.

[4] 李维屏, 张群等. *美国短篇小说史*.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5] M. H. 艾布拉姆斯, 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 *文学术语词典*. 吴松江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许亮, 王莉莉. 摄影艺术的美学探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117-121.

[7] 尤多拉·韦尔蒂. *绿帘*. 吴新云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8] 王安, 程锡麟. 语象叙事. *外国文学*, 2016 (4): 77-87.

[9]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1984.

作者简介:

贾婷(1978-)女,四川成都,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

(上接222页)

其次,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具像化不足,教学大多停留在理论教育,忽视了培育工作的实践熏陶和实践生活性塑造,使得生动性和具像化欠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不强。最后,没有充分发挥新教育平台和载体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们普遍是新媒体达人,但在开展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没有充分与新媒体融合,使得培育宣传力不畅,没有形成培育学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合力,学生接受仅是碎片式教育,其培育效果的提升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径

3.1 厘清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糊认知

厘清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模糊认知,是铸牢其意识的根基,这就需要在培育过程中始终坚持铸牢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命运、利益、价值共同体的方向性。引导学生把小我放入国家、民族、文化之中,个人系中华民族一员,确立与祖国,与中华民族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涵盖内容,明晰时代赋予的振兴发展使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在心中生根发芽。同时,还要坚持精细化分解培育。要想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抓住培育核心有针对性的制定培育内容,聚焦当前“五大认同”,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学科专业因地制宜地开展培育工作,引导各族大学生不断增强基于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认同下的共同体意识^[3]。

3.2 具像化纠正错位视角坚定政治立场

对于近年大学生受多元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我们更应该做好培育方面的讲清楚和具像化工作。针对视觉错位引发的认同弱化现象,要引导学生正视由于历史原因即资本主义的二百年和扩张掠夺道路与新中国不足百年独立自主的发展对比形成的差距,正确引导学生正视这一差距,明确这是不可跨越的过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也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有力回击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对培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冲击,不断强化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3.3 坚持教育联动资源整合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坚持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设立培育目标。正确理解和领会“五个认同”是铸牢记培育工作的关键,因此,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设为初级目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级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高层次目标,培养方向的确定和细化,有利于培育工作的开展和检验。其次,充分发挥教育资源和平台的优势作用,充分融合新媒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级目标,课程只想更加生活化、具体化,进而形成系统性全方位全过程培育,增强大学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观共同体意识,坚定的成为社会主义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4]。

4 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青年一代要担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使命自然离不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完善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有利于铸牢和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勇担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参考文献:

[1] 陈凤林. 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4).

[2] 李克建. 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 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2).

[3] 贾阳, 吴琪.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8).

[4] 严庆, 平维彬.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05).